



近在远方

七堇年 主编

To the

Brightness

that

Blinds Me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近在远方

七堇年 主编

*To the
Brightness
that
Blinds Me*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近在远方 / 七堇年主编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3

ISBN 978-7-5502-4195-4

I. ①近… II. ①七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2899号

近在远方

主 编: 七堇年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喻 静

封面设计: 80零·小贾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02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8.625

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4195-4

定价: 32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很多人的生命，活得潦草、轻浮，却又把手里的每一件东西当作实有，不愿意它损坏，不愿意它变化。痛苦就是这样产生的吧。

因为时间过去得非常快，非常快。时间会欺骗我们，要体会时间最锋利的那道边缘线。



花谢

庆山
(安妮宝贝)

1

象河曾经问过一位朋友，如果4月去日本，要怎么看樱花。朋友说可以画条路线给她，但她后来又忘记了这件事情。只记得他说，樱花还是不一样的。桃花、梨花，一相比，就显俗丽。樱花的形状冷清，尤其在夜色中看，有一种矜持。象河觉得桃花、梨花、杏花就已经很美，从没有特意去看过樱花，因此无法比较。但这也不是她最关心的事情，她只是想出去走走。

鹿真和她约好一起走。在一个课程上，她们是同桌。以前鹿真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，后来辞了工作，学做茶，开一个小瓷器店。32岁，她独自跑去美国生下一个男孩，孩子的爸爸没有出现，也没有人知道是谁。但这是鹿真的生活，她成为一个推翻了自己所有过去的女人。她说，我的身体不好，有了孩子如果不生下来，估计以后一辈子也不会再有孩子。但我那么喜欢孩子，来到地球作为女人走一遭，总要感受一下做母亲的滋味。

所以，鹿真是为自己生的孩子。相同的事件，如果是为了一个男人，或者一堆不相关的人的看法，去生个孩子，这种为自己打算的态度，才能真正做到没有怨尤吧。鹿真不需要对他人解释自己的生活，只是一个人任性地带着孩子，这样生活。过完最忙碌的3年，她开始恢复学习课程和交往等一些活动。她对象河说，出去旅行一趟，想再次感受一下只有自己的滋味，或者，就去京都看樱花。

虽然都想出门，但各自有一些事情要处理，拖拖拉拉，到了4月下旬。最终决定，即便这个时段已经不适合欣赏到最好的樱花，也要去一趟。转转寺院，住一下日式旅馆，吃寿司和汤豆腐，泡热汤，这样也是

好的。

对象河来说，在目前这样的阶段，能够把日常生活暂时中断，把脑袋清空出来，实在是很必要。她已经停滞不前很久了。5年，纠结在一段感情里，透不过气来，如同一场牢狱之灾。只有感受过的人才知道，爱欲的捆绑束缚比什么都强大，百般冲撞也无法突破铜墙铁壁。

但幸好有无常。无常，最好的作用，是让一切事物在改变。或者是迅疾地变化，或者是缓慢地移动，不会始终如一。如同一堆火会烧到余烬，黑夜会转回白昼。现在的她，处于终结之后的平复期。已经结束了。而一个新的开始也许会随时发生。

出发之前的晚上，收拾行李。大概是两个星期的旅途，她选择了一些清爽便利的衣裙，几本读过多次的旧书籍，一并塞入的，还有雨伞和太阳帽。3年前，她去过京都，那时是和C一起。那时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走到绝壁边缘，至少在象河这边看来，已完全没有再往前推进的可能了。不会在一起，是非常清醒的现实，但也无法结束，相反，他们还一起出去旅行。

C的工作忙碌，只有5天时间，京都3天，东京两天，走马观花，匆匆忙忙。很多时候他都在旅馆里睡觉，或者打开电视看球赛。他喜欢吃炸猪排，喝啤酒。他们之间的兴趣完全不一样。他的欲望很重，并需求最基本的满足和享乐。所以，有时她一个人去街上。京都有时突然下起一阵雨，有时阳光猛烈，是这般阴晴不定的天气，但饶有情趣，她很喜欢。但她未尝不曾在这个旅途中觉得疲惫、寂寞。两个人在一起的孤独强于独自一人。

之后她思念这个古旧的城市，想再回去，但不愿意一个人出发。出门远行和待在自己的小公寓里，对她来说，没有两样。她的心有很多

年，就这样，一直单独地和自己在一起。

在城市里，象河是芸芸众生中的平常女子。她为一本公益性的环保类杂志工作，有大企业在背后支撑，无所谓是否盈利，所以没有压力。每个月拿着不多不少的一份钱，刚好支撑起生活。父母买了一套小公寓留给她，他们常住旧金山她的哥哥家里。她一直与亲人不亲，甘愿一个人生活。从小她的心就很静，一个人在房间，打发很多时间。不看电视，经常万籁俱寂般。她像角落里的苔藓，可以这样默默地活着。她是这样的人。

直到遇见一个注定要遇见的人，经历一段注定要发生的恋爱。

打包好行李箱。她点了根烟，打算休息一下。拿出日记本，随意翻了几页。

“我们昨天和好的，各种胡搅蛮缠，目前还脱不了身。他依赖我，我依赖他，一种充满业力和障碍的关系，绝非那么简单。只是反复试炼和煎熬，何时是尽头。烈焰中觉得浑身碎裂一般，又好像跌入激流，完全没有方向。痛苦没有止息。

“过去36天。早上醒来情绪依旧反复，彼此已经不打电话不发短信冷漠很久。昨天他依旧做若无其事状，没有任何解释。目前处境艰难，但必须承担。他也许是被伤了自尊，不甘心这场挫败。我对他没有信任。我们之间没有感情可言，只剩下对抗





和胜负。

“早上扎针，医生说我堵得很厉害。身体有问题，淤积堵塞，人浮肿起来，觉得沉重，没有精神。是心在投射身体吗？也许应该真正从心底宽恕这个人。

“7年没有和男人恋爱，孤身一人。然后与他揪斗4年，不断反复。他来了一次，走了之后两天，又翻脸。坚持他的想法，始终如一，没有任何转机。还要继续反复吗？时间到了吗？

“一再轮回。如果自己没有做出改变，所有的事情，无非就是一再轮回。只能改变自己思考的角度，从根源上去解决。

“还需要多久的忍耐？磨了4年半，快到尽头，跑得越发累了。这个阶段，所有的妄念、期待一一破灭，所有的恐惧、依赖一一粉碎。这漫长的考验快到头了。最终要学会的是接纳和原谅。

“放下过去，把它们安置。守护和关照自己的心。让命运给予新的安排和转机。”

.....

她有预感，某天自己会彻底烧毁这些日记。这里面都是过去。是时间和意念万马奔腾之后的尸体。

2

在机场，她早到，等待鹿真。人不多，旁边一个国内旅行团开始点名。大约20人，穿各种花哨的衣服，带着花哨的行李箱，说话大声，声响嘈杂。一对小情侣，泡好了面相对吃起方便面和火腿肠。几位妇人比较着橙子的价格，并开始剥去果皮，当场分吃起来。空气中充斥着食物的气味。导游在反复提醒各种应该注意的事项，尤其强调上厕所一定要排队。

走过来一个高大的美国男人、一个小个子日本女人，生了一男一女两个混血孩子，头发都是黑色，小女孩很漂亮，一家人穿运动式衣服。女人目光坚毅，瘦而结实，两个大人貌似做科学或艺术类的工作。他们是相爱的家人，当着孩子的面拥抱很久，互相安慰。不是甜腻，是亲密。然后，各自拎起很重的包，去办登机。大人、孩子背着、拎着各种重包，没想过用推车。他们没有什么声响，说话声音很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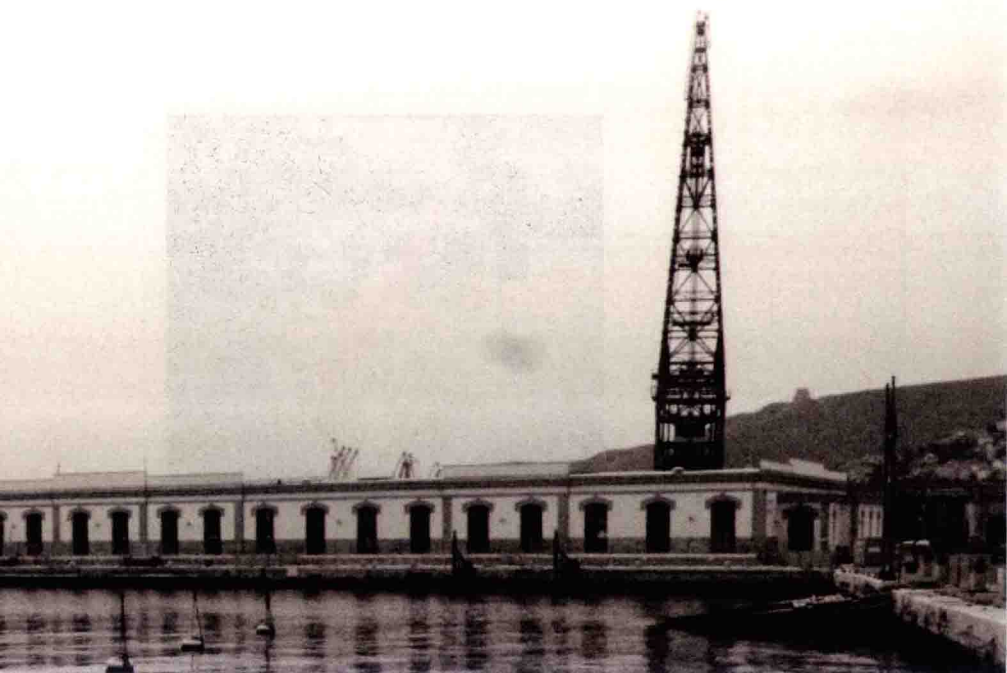
她看了他们很久。是羡慕吗？当然是有。目前她还是孤身一人，没有家庭，没有孩子，没有可以互相拥抱的人。这么多年，始终没有新的人出现。哪里发生了问题？别人所拥有的，她没有。她不知道原因，只知道自己被卡在一道问题里，但这是上天安排给她的，它需要她给出答案。



以前每次到国际入口，她都会心惊胆战一番。曾经和C在机场大闹。那一次，本来要再去京都旅行。他已经安排了所有的行程，买了机票，订了酒店。他们办好登机，却在入口那里，他接到他妻子的电话。之前他一直拖延，说他在办理离婚，但每次对方一打来电话，必定小心翼翼避到角落里去接听。她在一边观察他，他接电话的口气和神情，远比跟她在一起的时候要温和与殷勤。在她这里，他会极为暴躁，如同一个会在任意时候引爆的火药库。

是因为他们过于接近，过于亲密，才导致彼此放肆地投射心里的恶性能量，还是因为他们不够爱，才会这样无法容纳和接受彼此？她一直没有分析清楚。只知道他们成为彼此的回收站，所有不愿意暴露给世间的黑暗，全都扔给对方。这是依赖，还是对彼此的轻视？

有时她看着他对服务员小心翼翼说着客气话的样子，心里一阵厌恶。他本性里并没有对任何人的尊重，却极为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和一张面子。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虚伪地活着吧，为别人的评价和眼光而活。



在机场的那一次，她再次看到他与这个世界虚伪的关系，这关系中也包含着他们彼此。突然无法忍受，脑袋里轰然一声，失去了界限，胸口的嗔恨喷涌而出。她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，在机场的茫茫人群中，奋力打了他两个耳光。他在这样的时刻，通常不具备任何安抚的力量，只会火上浇油。如同崩溃了一般的她，坚持取回行李，终止旅程。

太可怕了。事后她诧异于自己那股突然而起的力量，不管不顾，仿佛要把天地撕碎。他被吓着了，沉默回避了很多天，又小心翼翼冒出来。是的，即便是这样，也没有离开。他说，我爱你，所以到死都不会离开。

这样的一种情感关系，孤独感前所未有。这5年，她最大的功课，就在于如何去消化这份巨大的孤独，还有这颗心被投射和激发出来的贪、嗔、痴。



3

等到鹿真。登机之后，飞机等待起飞，延误很长时间。坐的是日航，大多是日本人。在漫长的时间里，整个机舱里的人保持肃静，没有指责、抱怨，没有聊天、议论，只是一片生生的沉默。她想，如果国内旅行团在这里，一定炸开锅了。但这种安静和她的心是一样的，大概人只有在心里自身取得和谐，才不容易受外界影响和干扰。

过了大约40分钟之后，机长在广播里通知了起飞。起飞的时候，也没有人有什么表示。他们完全安之若素。善于忍耐的一帮人。

鹿真负责照顾这趟行程的事务，她做事干脆利落，是一个高品质旅伴。她把孩子暂时交付到了父母那里，在飞机上一直在睡觉。象河独自读书打发时间，她第一次使用kindle，让人帮她在里面装书，对方帮她装了《大藏经》里面的一千多部佛经。

大阪关西机场落地。出关，直接坐地铁去京都。夜色已降临。相对于熟悉的城市里，永远嘈杂众多的人群，在这样人的数量减少而且习惯保持安静的国度里，心觉得更放松。她靠在玻璃窗边，看着外面飞速掠过的桥梁、河流、村庄、城市、高楼、灯火、田野……天色清静。地铁里验票的服务员彬彬有礼，走出车厢之前，务必会转身深深鞠躬之后再离开。他们显得很克制，尽量不去骚扰和影响身边的人，尽量留出很多空间和余地给身边的人。

京都车站，一座庞大的引起过争议的时髦建筑物。出站时，天色已黑。出租车直接开去鹿真订好的酒店。靠近南禅寺的日式旅馆，费用不低，但办完手续，走进去一看，顿时都呼出一口气。的确美不胜收，非常值得。房间窗外是绿意盎然的庭院，树木郁郁葱葱。榻榻米、木桌

子、茶具和小点心，神龛上有挂画和插花。

身边所有触目可及的事物都是这样的美和洁净，留有余地和空间，人也渐渐变得轻盈起来，仿佛体内所有浑浊和分裂的能量都被交换清楚，觉得有精神。是跟洁净的空气和食物有关吗？总之，是不一样的。

晚上睡在榻榻米厚实温暖的被褥里，她看着纸门上花树阴影浮动。侧身，右脸贴着枕头，一直凝望这光影，渐渐睡过去。醒来，听到外面下起雨。雨水打在池塘上，打在树叶上，打在泥地上，打在屋檐上，声音滴滴答答，充满起落的韵味。有多久，她没有感受到与自然这么贴近了。在浑浊的城市里，心也不再敏感。有时她觉得很疲倦，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是尽头。

再也无法入睡。黑暗中起身，微微推开一些门，潮湿的雨意扑入，风的气味清凉。她点了一根烟，裹紧和服棉布睡袍，对着雨声淅沥的庭院，坐了片刻。鹿真睡得沉实。两个女人在一起的旅行。她想起和C在一起的时候，那种孤独。所以，鹿真也是因为这样，才选择了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吧。鹿真的长相古典柔美，眼睛细长，眉梢婉转，喜欢穿白衫戴珍珠耳环。但这么多年，一直没有男友。这么长久的时间，有时候她看起来过于干燥和洁净，身上仿佛已经没有了情欲的湿度。

早晨起来，先去泡旅馆里面的热汤。泡到浑身松软暖和，吹干头发，去吃早饭。饭厅是榻榻米开放式的大屋，面对庭院的松树和池塘。小碗小盘，一道一道，不紧不慢地端上来。时间开始松弛下来，有了质感。她们也没有什么景点旅游或购物的计划，出来只是想打发日子。汤豆腐清爽而滑嫩，米饭糯实。鹿真说了自己以前的事情。

她与上一任男友只谈过短暂的恋爱，没有希望所在。对方和她一起

去超市，买的东西都要坚持分开付账，而且，有别的女人。分手之后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因为以前生病，不容易怀孕，她决定把握住这次机会，生下孩子。就这样简单。她也有过微微的迷惘，不知道以后如何对孩子解释父亲这个概念的含义。想过是否为了孩子跟那个男人交流，保持日后的联系，可以对孩子有所帮助，但对方的态度冷漠至极，也就放弃了。

鹿真描述这一切，轻描淡写，如同置身事外。但在一些发生的现场，经历的恐怕是只有她自己能够感受的辛苦。如今她眉头舒展，没有半丝扭曲，彻底地释怀了。不怨恨别人，也不为难自己。鹿真说，这才是自由了。

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呢？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，看起来的确不过是执念加上妄想，有时候显得没有意思。鹿真说，如果以后要找个男人，要的还是大的爱。

什么是大的爱？

互相关心、照顾，不干涉，不黏黏糊糊，不彼此占有。只是一起往前走。

4

旅馆老板告诉她们，目前京都的樱花大部分已经凋谢了，大概平安神宫和御苑里还剩余一些垂枝樱可以去观赏，吉野山上也是如此，不必赶去。

她们打车到平安神宫，买了门票，进入后花园。虽然没有赶到花期最恰当的时候，但这样的安排也是好的，起码心是恰当的。樱花果然已经开败。园子里略有春色凋落之感，八重樱长满绿叶。垂枝樱开得稍晚，也到了末期。远远望去，绿树之中的垂枝樱，花色粉白而朦胧，如同一树烟雾。人不多，有几个家庭过来，在树下铺开毯子，坐在那里晒太阳，吃午餐。樱花从风中飘落，纷纷撒在他们的头发和衣服上面，撒在河水和草地上。

御苑的面积很大，空空荡荡，都是仪式感的大路。时代祭的队伍应该会经过这里吧。象河想起和C一起来京都的时候，碰上时代祭。一个古老的城市，还保留着祭祀和仪式，也是一种安慰，可以让现代人有所依傍，有所追溯，让心安稳。如果所有的老城都被洗劫一空，人们只关注拆旧屋、盖高楼，快速繁衍各种西方的奢侈品店、快餐店、商场……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吧。象河看着身边这些人，他们大多穿得很朴素很日常，看起来举止安静，彼此友善相待。她觉得他们很幸福，因为城市还留有传统，以传统作为生活方式当中可遵循的印记，就不贫乏。

那次时代祭，队伍场面浩大地经过，突然，一场大雨突如其来。有些观众撑起伞穿起雨衣，有些就起身走了，可演员们还得在大雨中坚持。象河不知道如何处理，她和C都没有雨伞，所以只是在街上一路快走。最后找了一家定食店，进去吃午餐。店铺里也都是避雨进来的人，

突然之间气氛很热闹。

C和她找了一个位置，挤在角落里，要了两份鳗鱼饭。她看到他的头发上全是雨水，拿出纸巾，小心去擦。他探过身来，微微闭起眼睛，这时候的男人，看起来就是个虎头虎脑的大男孩。也许每个男人的心里，在等待的是一个妈妈一样的女人吧。突然她心里生出对他的怜悯，想着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劳顿和迷惘，他的生命一样也是苦痛的。所以，他们之间其实是一体的，平等的。

有时她想，这份关系为何如此困难。大概如同一座被摧毁根基的城市，他们之间也是被洗刷殆尽的。没有任何结实的深厚的可依靠的内容，没有承担，没有诺言，没有未来，完全空无一物。一些连接的方式，说到底，不过是生活的点缀，如同调味料。而一对男女之间最重要的联系，是日常生活，互相关心，彼此照顾，一起往前走。这些才是真正恒久的基石。

但她与他之间没有，也不会有。鹿真说得没错，大爱需要考验，也需要福报。

5

四条大街有南座剧院、百货公司，各式传统的老店铺。南座上演坂东玉三郎的《藤娘》，买了两张票。她们打算吃简单的午餐，一碗荞麦面。撩开门帘，很小的店铺，里面的空间深，但也只能坐十来个人。剧院开场，是前排的好位置。大厅满满当当，观众年龄比较大，盛装打扮之后来看戏。

灯光调暗下来之后的座位，隐藏在人群里，她一边听着耳边传来的丝弦声音，一边看着台上艳丽的人儿身形手势种种变幻，此时清理自己的心，突然闪回一个画面。那是5年之前，第一次见到C。如同是前世的事情，突然一切都被推到远处，再不相关。她看到C坐在她的对面，穿一件条纹衬衣，微微笑着，面容英俊，眼神略带软弱。那是在朋友的婚礼上，仿佛是一种命定，他找到她，彼此迅速地黏合在了一起，速度可比闪电。甜美的序幕之后，正剧起头，里面是被各自激发出的悲伤和愤怒。一个无底深渊。

有人对生活产生过丝毫怀疑吗？她想。就如同这舞台上的戏剧，演员竭尽全力，演出丝丝入扣，观众们如痴如醉，沉迷其中。如果他们当时都意识到这一切原本是虚假的，是会结束的，消散的，那么，此刻的认真，是一种很好的品质。糟糕的是，很多人的生命，活得潦草、轻浮，却又把手里的每一件东西当作实有，不愿意它损坏，不愿意它变化。痛苦就是这样产生的吧。

如果能够笑着，认真而又清醒地演出一幕戏剧，这才是活到了禅者的境界了吧。她所遭遇到的这一出，何尝又不是一次领悟。

宽恕他人的行为，放下自己的期待和恐惧。